

第三十四回 鄺明堂提升尚書 康若山蔭封忠憲

卻說權昌同鄺明堂回宮，權昌奏明眾太醫言語，成宗躊躇不決。鄺明堂下跪奏曰：「太后實被溫補所害，若服此藥，有甚差池，臣願處斬。臣實忠心，不忍太后有失，陛下切勿遲延，速當備藥煎服。」成宗見他如此懇切，乃曰：「卿平日作事謹慎，朕今冒險服此藥罷了。」即令照此單稱藥。只見內監奏曰：「眾太醫奏稱鄺翰林藥方相反，當即告退。」成宗准奏令退。鄺明堂稱藥完畢，帝對明堂曰：「卿可住宿甫閣；太后若有緩急，方可看視。」令權昌進去。

這裡成宗親督內監煎藥，及至煎好分數，內監欲請太后吃藥，成宗曰：「且慢。」尋思此藥若應效，病可消除一半，若不應效，性命休矣，真猶青龍與白虎湯並行，吉凶未卜。湊巧此時太后甦醒，問曰：「太醫可曾下藥否？」成宗曰：「太醫屢治無效，梁相奏令伊婿鄺君玉診脈下藥，現藥已煎好。」太后曰：「藥既煎好，不喚哀家吃何故？」詠宗曰：「鄺君玉此方，俱是破散藥料，故不敢使太后吃。」太后曰：「既溫補不效，或者破散痊安亦未可定，可速取來與我服。」帝暗思此中當有天意，縱然不瀾，亦是太后要吃，總是聽天由命。即著內監抹太后坐起牀上，自己奉藥伏侍。吃完，仍扶放在牀上，將被蓋好，放上帳幔。帝同眾退出殿上，與觀動靜。

不須臾，太后睡下，成宗疑心不定。太后直睡到午後未醒；成宗疑惑，入宮揭開帳幔，見太后安睡，面上紅氣已退，口唇紫色亦變鮮紅，頭上熱氣亦已消退。情知藥已應效，隨即出殿坐下，請侍御曰：「可惡太醫，不識脈理，不及鄺明堂一個十餘歲的書生；一劑破散藥，太后已病好幾分，實是可喜。」即令內監辦四盤小菜並一壺酒，賜與鄺君玉在閣暢飲。

太后睡到日已斜西方醒。帝入內問安，太后曰：「好笑，眾太醫不及君玉。今覺得胸前不脹；氣亦稍順，今後只著君玉醫治罷。但口中有些煩渴，要吃杯好茶。」立著內侍往內閣對君玉曰：「太后睡醒，熱已退，要吃香茶，未知可否？並問可再診脈用藥？」君玉曰：「可以奏帝如此。」內監即來繳旨曰：「鄺翰林稱藥氣稍行，不可攻迫，且待來早下藥診脈為妥。好茶可吃，只不可吃香茶。」帝即令泡些好茶，太后吃了一杯安寢，帝心方寬些。一夜無事。

次早，帝見太后酣然大睡，即宣君玉上殿賜茶。帝贊曰：「虜昨日見卿藥方，大為驚恐，因太后執意要服，今熱已退矣，精神爽快，一夜安然。卿可用心醫治，自有重賞。」君玉奏曰：「臣敢不盡心報答陛下知遇之恩。」帝引入內，跪下診脈畢，君臣退去殿上。君玉奏曰：「太后熱氣雖退，奈積食未消，今當用消食方，消了胸中的補物，氣便和順。後服溫補，病根盡除。」帝曰：「卿可用心便是。待太后稍安，卿方可出閣回府。」明堂再開消食方，稱藥畢，方回內閣。

帝入內煎好，請太后吃過。停一會，太后令宮女扶上馬桶，解手畢，覺得胸中寬鬆，腹中饑餓。內監往問，明堂教煎稀粥。太后吃了精神頓鬆，即能言笑，對成宗曰：「俺家餘生，盡鄺明堂所賜，須當厚待，方不負。」帝曰：「此人甚有見識，藥料甚是合用。」是日無事。

到第三早，明堂入官診脈，用溫源固本方畢。帝對明堂曰：「難得賢卿辛苦，今回府，每早進宮，與太后下藥診脈。」明堂退出午門，上轎回府。進後衙，旺遇景夫人母女，念及君玉因何尚未回來，忽見明堂，便皆歡喜。見禮坐下，齊問曰：「爾進宮，我等曉夜不安，未知太后病得如何？」明堂曰：「太后病已了八九分，再治數日，就除了病根，何必過慮。」景氏母女方纔放心。梁相笑曰：「我料明堂決不誤事，爾等不必過慮。」素華夫妻退入繡房，素華贊曰：「難得小姐奇才，勝過太醫。」明堂曰：「所以冒險治太后，實欲高升顯職，好救丈夫滿門，非圖虛名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時刻以救丈夫為念，皇天必佑早從心願。」明堂曰：「且看天意若何？」

到了次早，帝升殿，著內監扶太后左右手，與明堂診脈畢。明堂出到殿前，開藥方畢，退出金殿繳旨曰：「太后氣已和頤，以後漸漸乎復，不勞聖慮。」帝喜曰：「卿勿辭勞苦，逐早須入宮診脈下藥，朕自當升賞。」明堂領旨回府。

次早，再入官，跪在牀前，用心診脈，適遇太后甦醒，在幔帳內，明堂怎知其詳，只管當心察脈，眼神形容，便露出女人氣概；沉跪在牀前，下截公服，被牀遮住，只現出上身。太后在牀內細看，是絕色女子打扮男裝，思想有此才貌女子，正可取為正宮。主意已定，明堂診脈過，隨開出藥方稱藥。明堂退回，內監取藥去煎。

停了一會，成宗退朝，入官請安，坐在旁邊。太后謂成宗曰：「皇兒好得顛倒，那鄺君玉乃女扮男裝；爾因甚看不出？今可喚其改裝，納為正宮皇后，後年俺家好作六旬大壽，皇兒亦得賢內助，豈不是好！」成宗笑曰：「他已娶梁相之女為妻，甚是相得，若果是女子，怎無異言？」太后曰：「若果娶妻，就是哀家錯認。不意世上有此美少年，又有才學，醫術勝過太醫。哀家餘生，盡出其賜。皇兒須當升他官職，方不負其辛苦。」自此以後，太后不上十日，病漸漸平復如常。

忽一日，成宗臨駕早朝，吏部官奏曰：「有兵部尚書朱奎竿，於昨夜病故，合應奏聞。」帝歎曰：「不幸失了一忠臣。」傳旨賜其御祭一筵，著吏部官領旨祭奠。吏部官領旨，再奏曰：「兵部尚書總管天下武職官兵，實為要任，難以空懸。乞陛下超選殿臣補授，方可不誤。」成宗聞言，正中心懷，答曰：「朕已知道。」即宣君玉上前，諭曰：「卿是王佐之才，虜今封卿為兵部尚書之職，賞卿拯救太后大功。」明堂俯伏辭曰：「太后身安，乃陛下孝心感動上天庇佑，與臣何干？況臣年輕；擢升顯職，群臣必疑陛下賞罰不明。臣不敢領旨。」成宗對曰：「卿乃宰相之才，一個兵部，豈足展卿大才，何必推辭。」明堂謝恩。當殿換了尚書公服，竟是一位二品公卿。眾武官辦知其乎日清廉，免得貪財之累。

當下成宗問曰：「卿卿父母何人，官拜何職？可即奏明，朕欲封賞其教子有方。」明堂奏曰：「臣生父鄺朝恩，母賈氏，俱是農民出身。臣幸讀書成名，此乃義父母康若山孫氏之力，臣不敢忘恩。據實奏潮。」成宗曰：「難得康若山，朕今封卿生父母俱四品官職，義父康若山為忠憲大夫，孫氏為四品恭人，再封卿妻梁氏為一品夫人。」明堂大喜謝恩。成宗又宣梁相諭曰：「難得若先生任咎保薦鄺君玉醫治太后，方得痊安，今加封太子太保。」梁相向前叩首謝恩。

成宗退朝，梁相翁婿帶了封誥並鳳冠麟襖回府。素華聞報，忙排香案，迎接封誥入內，尋思真正丈夫亦未必能蔭我為一品夫人，好笑是假丈夫，譬如逢場作戲，只圖好看而已。明堂即往兵部上任。不多時，便有許多官員到府，梁相稱賀。又有兵部屬下官俱來寡謾。明堂令所有禮物盡皆璧還，唯有門包俱收。

次日，明堂對素華曰：「我有義父康若山，待我甚厚，前因翰林散職，請他進京，不甚榮華。今為兵部權重，我欲把他家眷搬到燕賀堂居住，以報答深恩。爾意以為如何？」素華曰：「小姐情重，正當如此。」夫妻來見梁相，說明搬取義父家眷等情。梁相曰：「此乃正事，有何不可。」明堂寫了書信，收拾忠憲大夫紗帽麟袍，並孫氏鳳冠以及官譜，差了二名得當家人，給了路費，上馬向湖廣而去。

且說帝因太后身體平復如舊，著欽天監擇吉日與太后謝病，到了吉期，帝備下吉禮，當天祭奠！官中人等俱賞酒席散福，金鑾殿大宴群臣，除在朝左右奉相外，就著君玉坐於首席。君玉苦辭年輕職微，不敢僑坐。成宗慰曰：「此席為太后而設，謝爾名醫，上自寡人，下及文武，皆受賢卿所蔭，首席理當卿坐，誰敢僭越？今日君臣須當盡醉方休。」明堂方纔就坐。群臣依次坐下，君臣暢飲。君飛見帝褒獎，好不揚揚得意。獻酬交錯，酒到半酣，太后差內監賜君玉金紫羅袍一件，雕花玉帶一圍，大明珠十粒。明堂謝恩畢，當殿換上羅袍，繫了玉帶，加倍雅觀。

入席再飲數巡，帝宣八位太醫責曰：「太后壯健，爾等反認為逆藥，力阻莫服，幸鄺卿以全家性命保奏，太后方得病安。爾等不明脈理，阻擋妙藥，該當何罪？」眾太醫叩頭曰：「論罪當斬。」帝笑曰：「爾等亦是學力不到，今只罪爾等每人敬鄺兵部一大杯酒。」眾太醫謝曰：「臣等願罰。」八名太醫喜歡，每人各敬一大杯酒。按鄺明堂酒量極大，從未嘗醉，而今擋不了八個太醫各人勸酒，一杯又一杯，雖是量大，辦覺有六七分醉意，勉強支持，猶如楊柳搖風，身體搖動，面上綻出桃花，兼穿著簇新的紫羅金袍，越加嬌豔。成宗乘著酒興對明堂曰：「鄺卿前為太后診脈，太后疑卿是女扮男裝，及朕說卿已娶梁相之女為妻，太后方信是男。今觀卿微醉，更加秀麗，雖裙釵中亦不及卿容貌，無怪太后錯認為女。」明堂乃正色跪奏曰：「臣因年輕驟居顯職，外人必疑心步；又當殿戲說女流，外太必疑臣官職從趨媚得來。且君臣猶如父子，加之戲言，所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臣怎能代陛下理政？願陛下今後慎言，切不可與臣子戲言，非但有讀至尊，且令臣子藐視聖駕。臣愚昧不避斧鉞之誅，願陛下修身慎言，國家幸甚，臣等幸甚。」成宗聞言，自覺慚愧。君臣盡興暢飲，直到日將斜西散席。明堂翁婿回府，素華迎接，夫妻回樓，明堂取出明珠，說明太后賞賜之事。

且說那送封誥二家人，趕到八月下旬方到湖廣，先遣人馳稟康若山知道。康若山大喜，差人帶銀往僱彩旗執事音樂，迎接官誥到家。夫妻備下香案，跪接官誥。康若山穿上冠服，孫氏戴上鳳冠。穿上麟襖，向北謝恩，然後著人備酒席招待。來人呈上書信，自去暢飲。康若山退入內，當眾面前拆書讀過，乃知是搬家進京之事。孫氏請丈夫入房間曰：「爾可要進京否？」康若山笑曰：「爾好無打算，我若進京，與宰相稱親翁，好不榮耀！自然同二妾、孩兒等進京，受享富貴，爾可在家照管產業。」孫氏曰：「我亦要進京，與千金小姐為婆媳。」

未知康若山如何對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